

廣東「滅蚊大戰」有多拚？

- 號召全民參與清積水，家家戶戶每日抽出三分鐘，翻盆倒罐，清除花盆、飲水機、咖啡機、茶盤以及閒置的盆、罐、瓶、桶、廢舊輪胎等容器的積水。
- 各機關企業單位帶頭落實「上班/下班/下班一分鐘清積水」行動。
- 在佛山禪城亞洲藝術公園小湖投放專吃蚊蟲幼蟲的「魚寶」，從源頭切斷蚊媒傳染病的傳播鏈條。
- 佛山城管針對公園等重點城市綠地，全面開展消殺作業。
- 在佛山大型商圍圍創意產業園，物業團隊每日多次帶隊對圍區進行地毯式滅蚊消殺，查角落積水。
- 佛山南莊鎮創新啟用「無人機+智慧防控」模式，針對樓頂積水、衛生黑點等伊蚊孳生高風險區域開始巡查。

大公報整理



廣東基孔肯亞熱疫情高發期間，一名兒童在打蚊子。受訪者供圖。

一隻蚊子 全城出動

廣東「滅蚊戰」：從草木皆兵到科學防控



▲去年9月，工作人員在廣州市越秀區一河涌開展滅蚊工作。

深讀

秋冬時節，蚊蟲實則進入蟄伏越冬狀態，待來年氣溫回升，便會大量繁殖，還可能傳播登革熱、基孔肯雅熱等傳染病，威脅群眾健康。近日，廣東部分地區開展統一消滅「越冬蚊」行動。顧名思義，「越冬蚊」就是能夠度過冬季存活至次年的蚊子。消滅一隻越冬蚊，等於阻斷千隻「蚊二代」的滋生路徑。經歷去年「滅蚊戰」的廣東民眾，正從「草木皆兵」向「科學防控」有序過渡，在政府部門指導下，守好自家屋裏、陽台、樓道和門前屋後等「主戰場」。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感染者猶有餘悸：關節痛徹夜難眠

親身經歷

真正理解這場防疫意義的，往往是親歷疫情的人。截至2025年11月22日，廣東全省累計報告基孔肯亞熱確診病例超2.5萬例，其中四成以上集中在佛山，近四成在江門，萬幸的是無死亡病例。對很多感染者而言，這場疾病帶來的痛苦，遠比想像中深重。

2025年12月的佛山，鄧小姐坐在寫字樓工位上，偶爾會下意識地揉搓一下關節，那裏的隱隱作痛，提醒着她那場盛夏的經歷。她至今記得感染初期的輕視：「以為最多就是發個燒、痛兩天，沒什麼大不了的。」直到皮疹蔓延全身，關節疼得厲害，才意識到嚴重性。如今疫情勢頭漸緩，但一些症狀「手尾」卻留到了冬天，並未徹底痊癒。

江門健身教練魏小姐，曾是朋友圈裏的「健康標桿」——體能好、作息規律，幾乎不生病。她最初察覺到身體異常時，還以為是運動過度導致的肌肉酸痛。直到在社區中心抽血檢查，確診為基孔肯亞熱，她才懵了。

「發病的時候，從頭到腳全是紅色的小疹子，密密麻麻的。」魏小姐回憶起那段日子，語氣仍有餘悸。更難熬的是關節疼痛，像從骨髓縫裏滲出來的鈍痛，讓她整夜難眠。發病第四日凌晨，她突然呼吸困難，只能掙扎着從隔離點床上坐起來呼叫醫生。那場病，讓她整整休息了14天，也徹底改變了她對蚊子的態度。「現在看到蚊子就渾身發毛，再也不敢去有蚊子的地方了。」

利用科技 精準滅蚊

監測數據

佛山市樂商互聯網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岑偉涵的辦公室裏，總有一串數字在實時跳動。那塊佔據了半面牆的大屏幕上，廣東地圖的輪廓清晰可見，佛山、江門等區域的標記旁，數字每增加「1」，就意味着遠處某隻蚊子被滅蚊監測裝置精準捕獲。

作為土生土長的佛山人，岑偉涵是工程師，是創業者，更是2025年夏天廣東「人蚊大戰」裏特殊的參與者——一群「跟着蚊子跑」的人。他既不是穿白大褂的醫生，也不是衝鋒在前的防疫人員，卻在疫情最吃緊的日子裏，天天穿梭於社區、學校、村鎮的滅蚊一線。

基層滅蚊的痛點，是岑偉涵投身這場「戰鬥」的初衷。「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沒數據。」他直言，以往基層防疫全靠人眼排查、人手統計，哪裏蚊子多、哪裏需要重點消殺，全憑經驗判斷。「如果知道某個區域蚊蟲密度已經降下來了，就沒有必要天天重複噴藥；但如果另一個

區域密度在反彈，就得集中力量攻堅。」在他看來，滅蚊不該是「蠻幹」，而該是「巧幹」，「我們想讓這件事變得更聰明一點」。

2025年9月，岑偉涵帶着十人的工程團隊，把目光對準了最常見的滅蚊燈。他們要做的，是通過傳感器捕捉電流變化，區分有效擊殺與重複干擾，再將實時數據上傳至可視化平台。

「一蚊一隻蚊」買來做測試

測試階段，團隊甚至要主動「找蚊子」。岑偉涵笑着說，「我們是按『一蚊一隻蚊』的價格花錢買來做測試的。」辦公室裏一間專門騰出來的房間，成了專屬測試區，蚊帳、誘蚊裝置、測試設備一應俱全，團隊成員再一一記錄下數據。被問起是否會因此對蚊子生出複雜感情，岑偉涵只是淡然一笑。「我們不是靠蚊子賺錢。」他說：「更多時候，是被蚊子逼着跑。」



▲岑偉涵展示其團隊研發的蚊媒監測系統。

全球蚊媒疾病回潮 中國處置出色

防控樣板

2025年12月初，世界衛生組織《2025世界瘧疾報告》發布，當中一組數據令人觸目驚心：中國輸入性瘧疾病例，兩年內翻了三倍多。全球蚊媒疾病正悄然回潮。氣候變化、人口流動、蚊蟲耐藥性上升，多重因素疊加，讓蚊子重新成為牽動全球公共衛生安全的關鍵變量。

去年12月，蓋茨基金會瘧疾項目主任菲利普·韋爾克霍夫(Philip Welkhoff)來華調研，與參與廣東基孔肯雅熱疫情處置的技術專家深入交流。談及中國的應對，他給出了明確的肯定：「處置得較為出色。」

菲利普·韋爾克霍夫觀察到，中國對蚊媒防控的關鍵措施是對蚊蟲進行系統監測，比如利用AI技術識別和計數蚊蟲，從而分析風險分布，進行更精準地防控，更快鎖定疾病高風險區域。此外，在噴灑作業時機與地點選擇、蚊蟲孳生地治理、動態追蹤等

方面，也取得了創新性進展。科技賦能的防控背後，是無數人的堅守與付出，也收穫了跨越地域的認可。在廣東防疫的相關討論中，不少外省IP網民的留言溫暖而真摯：「謝謝廣東，沒讓疫情擴散出來」。旁觀者的感恩，恰恰勾勒出這場防疫行動的複雜輪廓——既有基層工作者的艱辛付出、科技工作者的智慧支撐，更有守護公共衛生安全的邊界感與擔當精神。

新一代蚊媒監測裝置的研發。在他們看來，這場疫情只是一個提醒，人與蚊子的拉鋸戰，從未真正落幕。他說，登革熱、瘧疾這些蚊媒疾病從未消失，每一個潮濕的夏季，它們都可能捲土重來。而這場疫情留下的，不僅是人們對蚊子的警惕，更是對科學防控的思考。

廣東的夏天早已過去，消殺的硝煙味也漸漸消散，但人與蚊子的戰鬥，或許永遠不會有「終局」，而這場跨越冬的戰役，也將留給我們更加長久的思考。

知己知彼 讓越冬蚊無處容身

為築牢公共衛生安全防線，近日，江門蓬江區區春季愛國衛生運動暨消滅越冬蚊專項行動全面鋪開。各鎮(街)對越冬蚊藏匿的地下室(車庫)、閒置屋、樓道、公廁等封閉潮濕區域，有針對性地組織消殺，區直各部門自行開展。此外，據佛山發布，佛山全市近期也開展兩輪冬春季愛國衛生運動暨消滅越冬蚊專項行動。

「知己知彼」是科學滅蚊的關鍵詞。傳播登革熱、基孔肯雅熱的伊蚊(花斑蚊)不太抗凍，冬天來臨，成蚊大多會死去，所以牠們主要靠卵的形式「留後」。秋末時節，雌蚊將卵產在容器內壁，冬天積水乾了，這些卵卻能耐乾耐寒，進入休眠模式，就算偶爾有點積水，牠們也按兵不動，直到春天溫暖濕潤時，才會甦醒孵化。越冬蚊可能攜帶登革病毒或基孔肯雅病毒，開春叮人就有傳播風險。

「先發制人」是另一關鍵詞，要做好廢棄容器的清理。不少蚊蟲會以卵的形式附着在容器內壁越冬，等來年氣溫回升、再次積水時便會迅速孵化，成為新一輪蚊蟲侵擾的源頭。此外，針對出現在地下室、車庫陰暗處的蚊子，物管須定期開展消殺，使用滅蚊燈長期誘殺；在衛生間、廚房角落、雜物房、雜物堆放處等，用電蚊拍精準「打擊」。

居民如接到社區街道消殺要求，可配合專業人員做好家庭室內消殺，足量足次使用滅蚊煙片，切實消除室內蚊媒疾病傳播風險。

蚊患引發的基孔肯雅熱疫情一度讓廣東數座大城市陷入近乎「全城戒嚴」的狀態。時間回溯到2025年7月，佛山一家社區衛生服務站的全科診室裏，醫生看着眼前連續幾位患者的病歷，眉頭漸漸擰緊：發熱、皮疹、劇烈的關節疼痛，這組不常見的症狀組合，像一個異常的信號亮起。幾周後，零散的病例不再孤立，一場可能擴散的蚊媒疾病突然襲來。

過猶不及 關鍵在於「精準」

從去年8月上旬開始，佛山、廣州、東莞、中山、珠海、湛江、肇慶、河源等城市，相繼被捲入這場滅蚊行動。在感染人數集中的區域，居民三天內要經歷兩次入戶檢查。低樓層的住戶即便緊閉門窗，消殺藥劑的刺鼻氣味仍會從縫隙裏鑽進來，瀰漫在房間的每一個角落。佛山南海區的劉女士記得，那個夏天，她買滅蚊液的計量單位從「瓶」變成了「箱」。24小時燃着的蚊香，讓整個小區都飄着一股嗆人的味道。小區的電梯口、保安亭都擺着公用防蚊水，一瓶95毫升的量，差不多兩天就會見底。

「不惜一切代價，用3至4天時間滅成蚊、殺蚊卵；對不作為、假作為、胡攪蠻纏的，堅決嚴肅問責、依法追究……」滅蚊，被定義為當時「壓倒一切」的任務，多個地級市召開會議，要求爭分奪秒、全面動員、全社會參與。

「忙到沒有周末」，是當時廣東參與滅蚊行動的政府基層工作人員的共同寫照。范小姐是廣州一名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她被抽調加入滅蚊隊伍。在接近40攝氏度的高溫下，她和同事就連周末午後也要加班加點，在社區裏爬樓、清天台、翻雜物。「我們不是專業消殺人員，很多時候只是在重複體力勞動，效率並不高。」

被動員的不止基層工作人員，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人員紛紛下沉一線，個別地方，連法院系統也不例外。一位執業女律師在網上發帖感慨「法官最近都去滅蚊了」。

2025年10月18日，江門市蟲媒傳染病疫情防控指揮部辦公室下發《關於防止和糾正疫情防範負面行為的提醒函》，明確要求糾正「過度防疫」的情況。

研發新技術 打好持久戰

時過境遷，疫情的勢頭漸漸平緩。進入2025年12月，廣東每周新增的基孔肯亞熱感染個案連續穩定在個位數，這場跨越冬的「蚊戰」，暫時迎來了階段性的平靜。但在平靜之下，一些改變正在悄然發生。

佛山市樂商互聯網科技有限公司的研發車間裏，總經理岑偉涵和團隊正埋首於